

「性別解構、政治正確」的偏見

◎謝淑媛

1996.1.13 中時 11版

也 有好一陣子，何春蕤教授以高舉女性主義大旗的形象，縱橫在台灣言論場中，向男性堡壘發功。何教授昨天在中時討論廣場中發表「秦晴、陳文西、黎明柔！聲音表演的性別政治」一文延續了相同的風格。在何教授的文字天地中，世界是環繞著兩性主軸在運轉，所有的語彙都是為這個機制在服務，也建構了她特有的價值獨裁。

所有的名詞冠上「性別」二字之後，就成為何教授手中的「解構」利器，變成用以掩飾偏見，不講求證據的合理性藉口。我無意再做這種既非文學、也非文化的辯論，但既然與一個被何教授以「政治正確」(Political Correct)任意割裂的「觀看對象有助於治療她談論政治時的性別偏頭痛。

秦晴的聲音是她個人的風格，八十三年，秦晴曾榮獲全國大專傳播科系評鑑的「全國十大最佳說話魅力獎」，獲獎理由中，曾提到秦晴的聲音特色是「自然不造作」，而非何教授所稱「幼稚的嗲聲嗲氣」、「可愛的、無威脅性的」。

我想，每個人的聲音並不是不分場合地只有一式一樣，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形容詞來形容，例如堅定、憤怒、悲傷、喜悅、沮喪……，我們使用不同的聲音時，不但是在詮釋場合，也是在詮釋自己。縱觀何教授的言論，似乎把每個人天賦的，無法選擇的嗓音排列高下，似乎秦晴這樣的嗓音，被認為是「討好

男性、自我貶抑的」，而慵懶黏膩的嗓音則是前進的、顛覆的，甚至是「政治正確的」。這種談論是否不太公平？而且也不夠專業？

何教授在「秦」文中，把閱聽大眾做了過度化約的分類，甚至用個人的偏見，無禮地加以評價。首先，她認為收聽秦晴廣播節目的塞車族都是「階級上劣勢，但渴求在性別上鞏固優勢的男性駕駛者」，其次她把所有談論「性」的討論，不經檢討地歌頌為「開創新機、突破文化禁忌、鼓勵新的主體位置的誕生」。在她的眼中，某些特別的聲音、特別的話題才是正確、健康的。默默忍受交通擁擠的一般市民大眾（他們只是平凡誠懇的男男女女），他們只是期待能夠早點到達目的地，甚至只求減少心中因擁擠而產生的焦躁。只因這些平凡的想法並非是性狂想、性解放或是性顛覆的「革命」主張，這樣就被認為是未醒覺的、不具解放取向的、順從的、馴化的、甘願被宰制的。而一個議員在議事廳中為民喉舌，提醒官員認清民眾的期待的時候，其態度卻被形容為是「另一種表演」。這中間，我實在無法理解何教授的價值觀是如此的隨意與唯一，更難以想像何教授觀察社會的眼光是如此地絕對與膚淺。

何教授獨特的言論是有一定的賣場，但是做為知識份子而言，最重要的還是關懷人心，依於真理，而不是用偏見來參養偏見。

(作者為台北市議員秦晴助理)

服務劣勢駕駛人有何不對

趙敬／桃園大溪(商)

拜讀貴報十二日時論廣場有關何春蕤教授大作「聲音表演的性別政治」一文，令人不敢苟同。

一、個人聽警廣電台十多年，對秦晴小姐在廣播電台、電視台所出現的聲音，聽起來並無不同感受。只覺得聲音「悅耳」、「自然」，不知她從何表現出訴求男性、針對男性狂想打造天真聲音？

二、不知何教授是以何種專長、

何種數據，如此肯定秦小姐的聽眾皆是階級上「劣勢」、「男性的駕駛人」，最起碼本人就不是。

三、人的聲音與生俱來，無可替換，就算秦小姐是「表演式的聲音」，她十幾年服務何教授所謂「劣勢駕駛人」所做的努力奉獻，不容抹黑；且不知何大教授除了高舉女性主義大旗外，為這些劣勢人做了何事？

1996.1.14
中時 11版